

正

學

編

正學編

卷六

吳縣潘世恩輯

男曾瑋疏解

邱文莊公

濬字仲深
瓊山人

文莊穎悟絕倫無書不讀尤熟於國家典故其在位一以寬大啟上心忠厚變士習其爲己之學見於朱子學的經濟之學見於大學衍義補

誠意一章乃大學一書自脩之首而慎獨一言又誠意一章用功之始章句謂謹之於此以審其幾蓋以

學者用功於致知之際。則固已知其心之所發。有善有惡矣。亦固已知其善之當爲。而惡之當去矣。然其一念始發於心。須臾之頃。端緒之初。有實焉。有不實焉。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是則所謂獨也。是乃人心念慮初萌之端。善惡誠僞所由分之始。甚細微而幽隱也。學者必審察於斯。以實爲善而去惡。譬如人之行路。於其分歧之處。舉足不差。自此而行。必出乎正道。否則差豪釐而繆千里矣。大學釋誠意。指出慎獨一言。示萬世學者以誠意之方。章句論

慎獨指出幾之一言。示萬世學者以慎獨之要。人能於此幾微之初。致審察之力。體認真的。發端不差。則大學一書。所謂八條目者。皆將爲己有矣。

曾瑋謹案此言慎獨爲誠意之方。審幾又爲慎獨之要也。蓋致知之後。既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矣。然其實與不實。在一念之初。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所謂獨也。獨者靜之象。動之端也。寂然不動。則善惡未形。感而遂通。則善惡既著。惟其在動靜之間。有善有惡。可善可惡者。則謂之幾。乃靜中之動。

也。一念自慊，則爲君子；一念自欺，則爲小人。萌一善念而隱有僞心，則君子可變爲小人；萌一惡念而旋有悔心，則小人可勉爲君子。欺慊關頭，實人禽關頭。於此體認真切，爲自脩第一步立腳。實爲萬事萬念第一步發端。以後脩齊治平，由此而行，更無他歧之惑矣。

吳康齋先生

與弼字子傳
江西崇仁人

康齋年十九，見伊洛淵源圖，慨然嚮慕，遂罷舉子業，盡讀四子五經洛閩諸錄，不下樓者數年中，歲

家益貧躬親耕稼非其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教誨不倦嘗訪李原道於秦淮客館相與攜手淮畔共談日新康齋深以剛忿爲言始欲下克之之功後遂能於逆境擺脫心氣和平蓋從事於敬恕之間而能實致其功者

與鄰人處一事涵容不熟既已容隱彼猶未悟不免說破此閒氣爲患尋自悔之因思爲君子當常受虧於人方做得蓋受虧卽有容也

曾瑋謹案此康齋自悔涵容不熟而思君子之有

容也。蓋處事之時，先已容隱，而後又說破。其容隱者，學問之勉強也。其卒不能容隱者，氣質變化之未盡也。正坐閒氣之爲患，故不能受虧耳。欲爲君子者，必先有容人之量，而後能受虧於人。常於受虧時，思天下何不可忍之事，何不可恕之事，則自然無芥蒂之畱，而一切皆在我包涵之內矣。是常一受虧者，正足以驗吾量之能容否也。書曰：有容德乃大。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君子不當如是乎。

又案顧端文云：康齋日錄有曰：君子常常喫虧，方

做得。覽之。惕然有省。於是思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喫虧而已矣。顏子之道。不校而已矣。不校之道。喫虧而已矣。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喫虧而已矣。此又示人以喫虧之道。欲入道者。當自學喫虧始耳。

南軒讀孟子甚樂。湛然虛明。平旦之氣。略無所撓。綠陰清晝。薰風徐來。而山林間寂。天地自闊。日月自長。邵子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可驗。

曾瑋謹案此言南軒讀書之樂有得於孟子所謂
平旦之氣也。蓋以夏日之舒長而見山林之幽趣
湛然虛明。卽是靜中景象。但覺天地之廣大歲月
之悠久而已。此蓋指人欲淨處。天理流行。隨地隨
時。無入不得。與春風沂水。吾與點也之樂。一般意
味。邵子所謂白日青天。亦就眼前指點耳。此心擾
擾。雖白日青天。未易領會也。

因暴怒徐思之以責人無恕故也。欲責人須思吾能
此事否。苟能之。又思曰。吾學聖賢方能此。安可遽責

彼未嘗用功。與用功未深者乎。況責人此理。吾未必皆能乎此也。以此度之。平生責人。謬妄多矣。戒之戒之。信哉。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

曾瑋謹案此康齋自戒剛忿之過。真善於克治者也。蓋言所以暴怒者。責人不恕故耳。欲責人者必當自反。自反而能矣。要知以聖賢律己者。不當以聖賢望人。况自反而未必皆能也。以此忖度而推之。生平之責人者。謬妄良多矣。孔子曰。躬自厚而

薄責於人則遠怨。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聖人所訓。先儒所論。信哉言也。

胡文敬公

居仁字叔心號敬齋江西餘干人

敬齋聞吳康齋講學崇仁。往從之游。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操而弗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冊。詳書得失。用自程考。鶉衣簞食。晏如也。築室山中。四方來學者甚眾。皆告之曰。學以爲己。勿求人知。語治世。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

所著有居業錄。蓋取脩辭立誠之義。是時康齋以學名於世。受知朝廷。而公闇脩自守。布衣終其身。蓋自薛文清後。粹然一出於正。推公之學云。

忠信篤敬。是孔門第一等工夫。非禮勿視聽言動。也。靠就這裏做去。熟處便是仁。

曾瑋謹案。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文敬謂是第一等工夫也。蓋忠者盡己之心也。信者推誠及物也。篤者敦厚充實也。敬者主一無適也。皆心之德仁之本也。不於此而致力。則克己

復禮亦何所依據乎。故欲學顏子之四勿。亦必靠此做去。及至自然純熟。則忠信篤敬。有以盡天理之彝則者。卽視聽言動。有以合天理之節文。而可以盡仁之量矣。程子曰。視聽言動。一於理謂之仁。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卽孔門教人切要之工夫也。

一者誠也。主一敬也。由敬入誠。

曾瑋謹案。誠者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卽純一無偽之心也。故曰一者誠也。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

根本卽主一無適之心也。故曰主一敬也。欲學聖人之立誠。必用先儒之主敬。存養有功。省察有力。無一念之或妄。無一息之或欺。則自然至於誠矣。故曰由敬入誠也。程子曰。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及其成功。一而已矣。

孟子發夜氣之說。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益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於旦晝之間。不爲物欲所汨。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

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曾瑋謹案此言孟子夜氣之說有功於學者而指出入手功夫俾知其切要處也人之有是身則必有是心有是心則必有是理有是理則必有是氣心之存理之明氣之清三者實一蓋有相因而成者焉然其大要不外操存省察而已操存省察之功至而後旦晝之間不汨於物欲則夜氣之存卽可以驗心之存而亦可以驗氣之愈清理之愈明也學者入手工夫亦於顏子之四勿孟子之集義

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而致力焉。亦庶乎其不差矣。

吳大澂曰。先儒論學。或言存心。或言窮理。或言養氣。或先言存養而後言致知。或先言致知而後言存養。其功實相因。其學亦未可偏廢也。氣猶水也。心爲盛水之器。而理則水中之物也。器濁則水濁。水濁則物亦濁。平旦之氣。乃水性之本清者也。

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亦敬也。

曾瑋謹案。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以該動靜而言。則見其於無爲之時而端嚴也。有事

之際而檢點致謹也。所謂動靜不違也。以兼內外而言。則見其形於容貌而莊正也。存於心地而湛然純一也。所謂表裏交正也。要之心在是。卽敬亦在是。不可使有須臾之間。頃刻之息而已。

心具眾理。所患者紛亂放逸。惰慢。故須主敬。主一無適。所以整其紛亂放逸。整齊嚴肅。所以救其惰慢。此存心之要法也。

曾瑋謹案此言主敬爲存心之要法也。蓋眾理具於一心。心有紛亂。有放逸。有惰慢。則失其虛靈之

體而理亦昏蔽窒塞。爲患甚矣。故學者必當主敬。主一無適者敬也。整齊嚴肅者亦敬也。主一無適。則靜定者自不紛亂。收斂者自不放逸。有整頓整飭之功焉。整齊嚴肅。則莊正者自不惰慢。有匡救補救之功焉。所以謂主敬者。是存心之要法也。

吾儒是隨事盡理以存其心。所謂敬者。只是專一謹慎。無事時心專一在此。不敢怠惰。有事時心亦專一在此事上。不敢怠惰。所以無事時心湛然在內。有事時卽是這箇心去應察處置。所以動靜表裏本末共

此心只是箇專一畏敬。佛氏只硬把捉繫縛這箇心。方其無事時把捉繫縛得住。有事時便亂了。

曾瑋謹案。吾儒存心之法。於主敬之中。有隨事盡理之功。當其寂然不動之時。心卽湛然而明。睿存此心。以具此理也。及其感而遂通之際。心卽應察而處置。隨此事以盡此理也。無論有事無事。皆謹慎專一。而不敢怠惰也。所以動靜不違。表裏交正。本末兼該。心無一時而不存。卽無一時而不敬。所謂專一畏敬也。彼佛氏把捉其心。而使之收斂。繫

縛其心而使之虛寂。或可矯揉勉強於無事之時。及其有事。不識何以處置之。徒見其紛紜而擾亂耳。程子曰。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朱子曰。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儒釋之相去。豈不遠哉。

吳大猷曰。吾儒言盡理。卽所以存心。釋氏言存心。未必能盡理。吾儒言主敬。足以該動靜。釋氏言主靜。不足以該敬。程子以敬以直內許之。亦就靜一邊說。而姑子之之詞也。

今人屏絕思慮以求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

曾瑋謹案程子曰。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文敬蓋發明此意也。蓋屏絕思慮以求靜者。是老氏之絕聖棄智。釋氏之坐禪入定。非聖賢之法也。聖賢之法。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故能有主於中。虛明凝定。而私意不萌。所以自無邪思。自無妄念。其當思而思。當念而念者。不害其爲靜。程子所謂敬則自虛靜也。聖賢未嘗求靜。亦何嘗有不靜之患乎。學者亦主於敬而已矣。

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敬之效驗處。

曾瑋謹案文敬說敬之道親切分明非實做過主敬工夫者不能知也。端莊整肅嚴威儼恪者齊其外以養其內從此入敬便有主宰所謂敬之入頭處也。提撕喚醒者省於靜而察於動常用警覺提醒此心所謂敬之接續處也。主一無適湛然純一者息有養而瞬有存功夫專靜心氣自定所謂敬

之無間斷處也。惺惺不昧，精明不亂者，心常存而理常明。涵養純熟，至於自然，所謂敬之效驗處也。總之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不外乎敬之一字而已。

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

曾瑋謹案：天下雖難處之事，未嘗無當然之理。事之兩可者，窮到極處，畢竟只有一可事之兩難者。

處之得宜。何嘗不可兩全。但當順理以應之。不必計較其利害也。蓋順理者。但論是非之公。而計較利害者。專顧得失之私。程子曰。順理則無憂。言順理而應事。則各有當然之則。因物付物。無入而不自得。故能天君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在物者。既昧其當然之則。而處物者。又安能行而宜之。是不難者。已難處矣。而况遇難處之事乎。

才覺私意起。便克去。此是大勇。

曾瑋謹案。私意之起。克之最難。必有英俊之氣。明

決之識剛毅之志果敢之力而後能一有覺察卽便克去也朱子曰克己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然則非委靡柔懦者所能也必也其大勇乎

學者當以小學四書近思錄熟讀體驗有所得然後可博學古今

曾瑋謹案脩己立身之法備於小學聖賢垂教之旨載於四書義理精微之蘊詳於近思錄學者所當討論講究而熟讀之躬行實踐而體驗之者也

如是而有所得於心焉。然後知爲學之規模。四達而不悖。可以旁觀博覽。考古驗今。庶幾有以融會貫通矣。

學經有得。方可看史。經無得而先看史。未免流於功利。看史能別其是非。乃窮理之要。不然。則徒記故事。反成博雜。

曾瑋謹案。或問朱子看史之法。朱子曰。當且治經。求聖賢修己治人之要。然後可以及此。蓋聖賢教人之旨。莫備於六經。學者必先窮經。以得其要歸。

之所在。然後可以觀史也。若讀六經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則亦無所得矣。無所得而觀史。則略王道而遵霸功。舍義理而計利害。有在所不免者耳。夫經以載道。史以紀事。道者事之體。事者道之用。未有用而不本於體者。所以觀史者。貴先有卓然之定見。而後是非之分。瞭若指掌。此亦窮理之切要處也。否則徒記故事。亦口耳誦說之學。不過成其博雜而已。而於窮經治史之本意。不相反哉。

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
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
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
最實

曾瑋謹案窮理亦多端程子言之詳矣此論有得
於心之處不專在一端致力雖同而呈效各別要
皆期於有得而已蓋窮理之功首在讀書四書五
經皆聖賢之微言大義固爲理之會歸卽諸子百
家亦各得其緒餘所宜博觀而約取至歷代史書

皆足以考鏡得失是非。降而諸家文集亦或有因文見道之處。故曰得之最多也。雖然書非可徒讀而已也。必加之以講論焉。必深之以思慮焉。必體之以行事焉。凡此皆所以窮理也。其得之於講論者。師友研習之功耳。入而心通。不尤速乎。其得之於思慮者。探賸索隱之力。心領而神會。不最深乎。其得之於行事者。經權常變之宜。躬行而履踐。不最實乎。要非於窮理中認真體驗者。不能道得如此親切也。

吳大澂曰此章雖言窮理然所該極廣與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有暗合處。

王文成公

守仁字伯安號陽明紹興餘姚人

文成天姿異敏年十七謁上饒婁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陽明洞中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其爲教專以致良知爲主學者翕然從之公始以直節著比任疆事提弱卒從諸書生掃積年逋寇平

定孽藩。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雖由天資高。其亦有得於中者與。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纔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鍊。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曾瑋謹案靜時工夫是涵養也。動時工夫是克己也。徒知靜養而未用克己工夫。則靜時意思雖好。亦不得力。何也。無事時之定靜易。臨事時之定靜難。無事時之體驗猶虛。臨事時之體驗則實也。欲

臨事而不至傾覆顛倒者。必須於事上磨勵歷鍊一番。則漸有立足地位。夫然後方寸之中。本體常存。靜而能淵涵萬理者。接物之際。泛應曲當。動而能酬酢萬變也。庶幾程子所謂靜亦定。動亦定矣。問甯靜存心時。可謂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甯靜時。亦只是氣甯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甯靜不甯靜。若靠那甯靜。

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甯靜。以甯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曾瑋謹案此言甯靜工夫。以循理爲主。則無弊也。或疑甯靜存心。卽是未發之中。或卽是求中工夫。文成蓋謂今人言甯靜者。非真能存心。不過能定氣耳。須要存天理去人欲。方是真的要妙工夫。蓋靜時念茲在茲。動時亦念茲在茲。卽念念循理。不求甯靜而自然甯靜矣。若專求甯靜。則以靜爲喜。

者勢必以動爲厭。而其弊漸生。養心者或以養氣爲助。惡物者或以忘物爲賢。往往入於異端。許多病痛。無事時已隱伏於中。遇事時卽潛滋暗長。終不能絕去也。要知言甯靜者。未必能循理。以循理爲主。則自能甯靜而無弊矣。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亦此意歟。

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

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閒。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搗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著。一耳聽著。纔有一念萌動。即便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眞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天下何思何慮。然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省察克治。只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曾瑋謹案此論教人爲學。因時而施。不可執著一邊。由省察克治。以幾至於不思而得。要不外乎存天理。遏人欲而已。蓋初學心意不定。馳逐紛拏。人欲爭勝。而天理幾希。故先教以靜坐。而息思慮。所謂靜坐者。非空守枯寂而已。所謂息思慮者。非遽言何思何慮也。又必教以省察克治之功。其用力於省察克治者。不使有須臾之間。務就好色好貨。好名。種種私意。一一追究。一一摻尋。求其病之所在。而決去之。必拔其根株。永不復萌。而後愉快也。

大而喻之。如官軍之捕盜賊。掃蕩殲除。而後奏廓清之績。小而喻之。如猫之捕鼠。目覩耳聽。而成掩執之功。不事姑容。不留方便。不敢窩藏。不放出路。非真實用功。有斬釘截鐵手段。不可。所謂才覺有私。便卽克去也。至於無私可克。則人欲淨盡。而天理渾全。此時始有端拱無爲氣象。便是何思何慮矣。若不就省察克治用力。而遽言何思何慮。豈初學時事乎。程子問謝文肅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程子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

在。又道恰好著工夫也。文成蓋本此意以爲教歟。問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原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皆如不做劫盜的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曾瑋謹案心之本體光明。竝無閒思雜慮。只因有人欲之私。遂致蔽其本體。好色好利好名之爲私欲。此其顯然者也。閒思雜慮與好色好利好名等心。雖有輕重之別。然思慮之所從起。皆是貨色名利上來。究其病根。無非爲私欲所蔽。若思慮純是天理。便不得謂閒思雜慮也。譬如劫盜之心。思慮所不及者。本無是心故也。若以不爲劫盜之心。消滅其貨色利名之心。則根株淨盡。而光明之本體已復其初。又何閒思雜慮之有乎。要知感而遂通。

者。卽此寂然不動者也。易之言无思也。无爲也。發而中節。卽此未發之中者也。中庸之言中也。和也。物來順應者。卽此擴然大公者也。程子之言心普萬物而無心。情順萬事而無情也。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蓋純乎自然而無勉強者矣。

吳大澂曰。陽明先生謂閒思雜慮。卽從貨色名利根上起。是從靜坐時細細體驗出來。實是如此。若當思而思。當慮而慮。則天理上之思慮。不得謂之閒思雜慮也。其不當思而思。不當慮而慮者。皆從人欲上起。人欲之中。不外貨色利名等心。所以閒思雜慮。亦謂之私欲也。

問近來工夫。雖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快樂處。先

生曰。爾卻去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有箇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的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全靠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來。無些小欠闕。

曾瑋謹案。此言致良知之學。卽格物之功。依此行。

之無少欠闕也。蓋良知之知，卽天理也。天理卽良知之心也。若於心上尋天理，是心自心，而天理自天理，其爲障蔽甚矣。然則必有訣竅，如何而得之？曰：致知而已。如何致知？曰：人之有良知，卽人之有良心也。良知之一點，是自家之準則也。孰是孰非，孰善孰惡，意念所著，準則自呈，誰得而欺瞞之？只須依著本心之良知做去，善無有不存，惡無有不去者。實實落落，何等穩當，何等快樂乎？是故格物者，依此爲真訣；致知者，依此爲實功。若不識此真

機卽格物亦枉用工夫耳。

吳大澂曰先生謂近年體貼出來亦是窮理功深讀書有得之效。所以是便知是非便知非善便存惡便去。剖別得如此分明也。若未嘗用過實功。雖有良知未免爲私欲所蔽。見爲是者未必皆是。見爲非者未必皆非。專從心上尋箇天理。尙恐靠不住也。所謂依他做去無些小欠闕者。苟無先生之學問不足以語此。

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箇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卽今在此講論豈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說時專敬。

卽是那靜坐時心。工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又須在
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
長進。那靜時工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

曾瑋謹案。陳九川問靜坐工夫。與遇事時。未成一
片。蓋以爲收斂之心。非應事之心。故另起念頭。是
覺心之有內外也。文成言心之本體。原無內外。格
物未透。誤以爲內外。竝做工夫。遂致失其心之本
體矣。卽今在此講論。豈又有一心在內。照管乎。抑
聽講時專敬之一心。卽靜坐時收斂之一心乎。工

夫本是一貫。不必另起念頭也。欲工夫之有益。當須於事境上磨鍊用功。然後始有長進。若有求靜之心。卽有厭動之心。遇事安得不茫無所措耶。靜中收斂之心。旣覺其有內外。則發端差失。所謂收斂者。亦捉摸不定。適所以成其放溺耳。

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勸處多。故與人論學。亦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

曾瑋謹案。朋友相處。非獨資其講習之功。蓋有責善之道焉。是箴規者。固不可無。然法語之言。不如

巽語之易入也。指摘瑕隙。則顯人之過。而難以悅從。誘掖獎勸。則成人之美。而易於觀感。是以與人論學。亦須委曲以敷陳。而事理通達。謙下以自抑。而心氣和平。所謂寬以居之。則有處正就中之德。而於學問聚辨之義宜矣。

吳大澂曰。此言朋友規勸之道。卽孔子忠告善道之意也。然論取友之方。以直爲貴。得一勸善之友。易得一規過之友難。故益者三友。先以友直也。

有一屬官。因聽先生講學。曰。此學甚妙。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

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冗煩。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私意。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卻是著空。

曾瑋謹案此篇之旨。大要言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但當致其良知省察克治。以去其私。則此心自無偏倚。而聽斷亦自無枉曲。致知之學。莫切於此。格物之學。亦莫要於此也。若離官司事上以求學。則所謂學者。必轉至於著空矣。文成此論。詳款分明。無煩贅解。凡居官者。以此書紳。則有以知存心之要。聽訟之宜。所當體察而效法者。不必舍是以爲學也。

一友自歎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

卽去。先生曰：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當下卽去消磨，便是立命工夫。

曾瑋謹案：私意之萌，惟患自心不知，故不能去耳。分明知得，則此便是良知。故曰：便是命根。也有此命根，當下卽用克治之力，則私意消磨立盡，掃蕩廓清矣。故曰：立命工夫也。朱子曰：凡日用閒，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文成此論，亦正相合矣。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

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卽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

曾瑋謹案。言語至快意時。必有屈服人之心矣。意氣到發揚時。必有陵軋人之心矣。憤怒嗜慾至騰沸時。必有直意任情之心矣。於此而截然忍默。翕然收斂。廓然消化。誠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得也。

然其工夫似難而實易。只須認得良知親切耳。試思屈服人陵軋人之心。與直意任情之心。豈良知之所本有乎。亦因昏昧蔽塞其良知。而後有此數病也。去其良知所本無。完吾固有之良知。不過一提撕喚醒之間。正如日之方升。羣邪自息矣。

變化氣質。居常無可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

爲政亦在其中矣。

曾瑋謹案爲學之要莫貴於變化氣質。氣質之變化居常無事時不可得而驗也。惟利害之當前。變故之偶經。屈辱之忽遭。此正實落用功之時。亦實落效驗之處。若於平時所忿怒者。平時所憂惶失措者。到此皆消。是氣質真能變化。始可謂之得力。始可謂之用力也。蓋天下之事無常。雖萬變雜投。而所以應之者不外此喜怒哀樂四者而已。四者中節。則此中和之一心。卽可以應萬事。萬變而氣

質之變化於此可見此非獨爲學之要也爲政之道亦不外乎是矣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厲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皇皇於外惟日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

曾瑋謹案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惟求在己者可以自信而已至於流俗之毀譽世途之榮辱豈足動其心乎然第排遣過去尙非動心忍性之學何

以增益其所不能也。君子藉此以爲切磋之資。砥厲之具。固有無入而非學。無在而不自得者。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者也。若毀譽之來。而吾心之喜戚隨之。則務外之心重。自治之心疎。將皇皇焉求人之信己。而何有暇日以求在己之可信乎。君子當不如是也。

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爲己知爲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有一層。著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

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曾瑋謹案學者未到聖賢透徹地位。安能無疑。不能無疑。何以少問。大抵自信已知爲學之方。只是率由遵循而已。此正坐不能著實用功也。要知私欲之生。一日不克。卽多一分。如塵土之積。一日不掃。卽多一層也。道有體而無窮。愈探則愈深。學有進而無已。自信則自畫。必求此心精純清白。洞徹光明。無一毫之障礙。則庶乎其可矣。

吳大澂曰。書不熟讀。則疑不出。事不深思。則疑不生。大抵無疑可問者。只是淺嘗浮慕。未嘗著實用。

功耳。非真無可疑也。學問之功。須於無疑中看出有疑。更於有疑中辨到無疑。方是真得力。

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灑。何等簡易。

曾瑋謹案。此論存理之功。只在去人欲。人欲去而天理自存。不必別求進益也。蓋用功求減而不求增者。一日去得一分人欲。卽一日復得一分天理。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先儒所謂人性上不可添一物也。不務此用功。而於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又豈能如此輕快脫灑。如此簡易乎。

正學編

卷七

吳縣潘世恩輯

男曾璋疏解

羅文恭公

洪先字達夫號念庵江西吉水人

念庵雖宗良知學然未嘗及陽明門恒舉易大傳寂然不動周子無欲故靜之旨以告學人又曰儒者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爲本惟無欲然後出而經世識精而力鉅時王畿謂良知自然不假纖毫力公非之曰世豈有現成良知者耶雖與畿交好而

持論始終不合云

得其本心謂之仁。此聖人教人入德之門也。然能自識其心之所以爲心。與卽其資之所近。以各得其本心。師不能授之弟子。弟子不能得之於師也。非動心忍性。則改過不密。非眞知實踐。則見道不精。非忘成心。去故智。絕多歧。而歸一原。則吾之本心。必不可復致。良知工夫。必從主靜入手。至日閉關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人一身中。無非理氣二者。氣動則心擾。而理卽爲其所掩。惟靜則氣定。心虛。自然微有覺悟處。

此天理也。

曾瑋謹案仁人心也。卽天理也。聖人教人以入德。亦使之得其本心而已。然本心之得與不得。雖師弟之以道相親。亦有不能指授者。惟有致其良知。以自識其心之所以爲心。而各就其資質之近。以自復其天理耳。其不合乎天理者。改過不可不密。是需有動心忍性之功。其求合乎天理者。見道不可不精。是需有眞知實踐之力。而又當忘其成心之固。必去其故智之矜張。絕其多歧之迷惑。而歸

於一原則。吾本心之已失者。可以復而得矣。然則天下無不用工夫之良知可知。致良知之功。則莫先於主靜。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言動復而靜。可以見天地之心。聖人無事不順天時。卽無事不循天理。天心之復。與天理之復。豈有二致乎。蓋人之有身。卽有是理。卽有是氣。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理之有所掩蔽。由於心之有所紛擾。而實由於氣之動也。若夫主靜則氣定。氣定則心虛。而惺惺不昧。自然覺悟。此卽所謂良知也。本

心也。天理也。一得而無不得者也。所謂入德之門也。

鄒文莊公

守益字謙之號東廓江西安福人

文莊讀大學中庸疑曾子子思之學必先慎獨何也。後師事陽明請質焉。陽明日。獨卽所謂良知也。慎獨者。所以致其良知也。戒慎恐懼。所以慎其獨也。所謂誠其意也。大學中庸之措一也。公由是豁然大悟。學旣成。與湛甘泉呂涇野聚徒講學。造就甚多。

善學者與古人相較量。則日覺奮勵。若與流俗相較量。則不免頽塌。

曾瑋謹案朱子曰。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蓋取法於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必流於下矣。是以善學者以聖人爲必可至。亦在奮勵其志氣耳。顏子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是與古人相較量者。顏子之大勇也。若以末流世俗之學。自爲較量。則有一勝人之處。便覺人不我及。見一不如己之人。便疑我是大賢。

與流俗相況。易於見長。則志趣必卑矣。與古人相
況。易於見短。則志向必日進矣。學者不可不審也。
仁者人也。是聖門提出做人的正脈。人要做。人便須
仁。以爲己任。方可頂天履地。立三才之極。否則無惻
隱羞惡之心。便近於禽獸。人教人學。做聖人。學者卻
有推避處。若只教人學做人。如何推避得。

曾瑋謹案。孟子曰。仁人心也。是指指出仁爲人心所
固有。中庸言仁者人也。直指出仁與人一而不分。
尤爲親切。蓋聖門教人。所以爲人之正脈。非此不

能盡性立命實非此不得爲人也。夫人參乎天地之中，必盡所以爲人之道，而後能立三才之極。三才者，天之道陰與陽，地之道柔與剛，人之道仁與義也。是故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言無仁義之心，則無以立人之道，而異於禽獸者幾希。是故以聖賢望人人，或有所推避者，以不敢自居於聖賢也。若教人以爲人，豈有不敢自居而以禽獸自居者？吾知其必不能有所推避矣。心中紛擾，只是將迎之累。若能時時照顧，見在工夫。

如臨深履薄。卽閒思雜慮。自不能容。稍有障蔽。卽與掃除。雖欲頃刻息之而不可得。古人所以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正欲完此常照之體耳。

曾瑋謹案。心之本體。虛靈知覺。而常照者也。有將迎之心。則隨物而往。先物而動。累於物而紛擾矣。若能用戒慎恐懼工夫。而隨時省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自無閒思雜慮之能容矣。卽或有所障蔽。亦當掃除而廓清之。不使有頃刻之息。胸中澄然。如明鑑高懸。而不疲於屢照也。古人所以造次顛

沛必於是者。正欲時時照顧。以完此虛靈知覺之本體而已。

薛思庵先生

敬之字顯思
陝西渭南人

思庵好靜坐。思索義理。每有所得。卽以劄記爲學。老而彌篤。

學者始學。須識得此心是何物。此氣是何物。心主得氣是如何。氣役動心是如何。方好著力進裏面去。

曾瑋謹案。此言始學者必辨別心氣之分。而後方可著力以期入德也。蓋心之所以爲心。仁義禮智。

無有不備。宜識其何以爲道心。而何以有人心也。氣之所以爲氣。清濁厚薄。或有不齊。宜識其何以爲志氣。而何以有血氣也。其心足以主氣者。志爲氣之帥。心定而氣亦定。養氣之學。所以必先存心也。其氣足以役心者。氣壹則動志。氣擾而心亦擾。所以存心之功。必兼養氣也。學者於此返躬默驗。著實用力。方能於自己身上體貼出來。不是於古人書上採取得來者。外面工夫。不如裏面工夫之切實也。

接事多。能令氣觸動此心。惟敬則不爲所累。自能常惺惺而無所不照。

曾瑋謹案人之知覺運動。皆本乎氣。氣之動其心一者。由於接應人事之紛紜。而實由於心之無主宰也。居之以敬。則心有主宰。物來順應。事雖多而不爲所累矣。是知敬者。常惺惺之法也。心常惺惺。則知覺運動。如將帥之令卒徒。心能役氣而不役於氣焉。夫是以明睿日生而無所不照也。

呂文簡公

耨字仲木號涇野陝西高陵人

文簡受業薛思庵。接文清之傳。學以窮理實踐爲主。官南都。與湛若水鄒守益共主講席。仕三十餘年。家無長物。終身未嘗有惰容。學者稱涇野先生。問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樂字有淺深否。先生曰。汝不要管他淺深。只求自己一箇樂耳。曰。求之有道乎。先生曰。各人揀自己所累處。一切消除。到得心廣體胖。眞樂自現。所謂累者。不必是聲色貨利。卽寫字做詩。凡嗜好一邊皆是。程子曰。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是喪志。

曾瑋謹案或問孔顏樂處有淺深之分否。文簡曰。不必論其淺深。只求自己身上尋此真樂可也。又問求之之道。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累故耳。若能檢點自己所累之處。逐一搽尋。用克己工夫而消除之。至於欲盡理純地位。所謂心廣體胖。其樂可知者也。然所謂累者。豈必沈溺於聲色貨利之場哉。凡有嗜好。皆爲心累。卽寫字做詩。亦嗜好之一端。所欲未能割捨。此心便不能灑脫。觀程子教子弟數語。蓋謂儒者畱心於書札。則分其樂道之心。

而足以喪志。旨哉言乎。

楊天游先生

應詔福建建安人

先生受業於呂文簡。以寡欲正心爲本。一切清虛元遠之言。皆所不喜。

吾人爲學。不可厭事物之侵擾。只問處事物底道理。能盡不能盡。是故居處時不免有居處時之侵擾。然吾只在恭字上做工夫。卽其侵擾亦天機之流行矣。執事不免有執事之侵擾。與人不免有與人之侵擾。吾只在敬字忠字上用工夫。卽其侵擾亦無非天機。

之流行矣。從古聖賢處常處變。誰不自侵擾中來。若惡其侵擾而生厭怠。便非學也。

一曾瑋謹案爲學工夫。不可以事物之侵擾而生厭怠之心。蓋侵擾之緣。隨時隨處皆所不免。只問所以處之者。合乎道理否耳。是故侵擾之在於居處時者。吾只知有恭而已。侵擾之在於執事時與人時者。吾只知有敬與忠而已。不知其爲侵擾也。何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所謂盡其道理者也。道理盡而天理流行。有忘乎其爲侵擾者。無往而非

學無往而不自得也。要知自昔聖賢處常有經處。變有權。正於侵擾之中。驗工夫之疏密。學力之淺深。是以不敢厭怠而亦不必惡其侵擾也。否則何以爲聖賢之學乎。

吳大澈曰。爲學與處事。往往打成兩橛。只爲做工夫時。不會從侵擾中歷練過來。所以爲學自爲學。處事自處事。截然似兩箇人。便非經世之學。便非有體有用之學也。

王龍谿先生

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

龍谿居官難進易退。惟以講學爲事。與羅近谿周海門皆近宗門作用。不無流弊。今錄其醇者。

忿不止於憤怒。凡嫉妒褊淺。不能容物。念中悻悻一
些子放不過。皆忿也。慾不止於淫邪。凡染溺蔽累。念
中展轉貪戀。不肯捨卻。皆慾也。懲窒之功。有難易有。
在事上用功者。有在念上用功者。有在心上用功者。
事上是遏於已然。念上是制於將然。心上是防於未
然。懲心忿窒心慾。方是本原易簡工夫。在意與事上
遏制。雖極力掃除。終無廓清之期。

曾瑋謹案。人知憤怒之爲忿。而不知忿之類甚多。
凡有不能容物之一念。其悻悻者。皆謂之忿也。人

知淫邪之爲慾而不知慾之類甚多。凡有不肯棄捨之一念。其展轉者皆謂之慾也。所當於無事時逐一省察。而用懲窒之功。然用功於難。不如用功於易。逐事而懲窒之事。不勝防也。逐念而懲窒之念。不勝制也。不如於忿慾未萌之時。喫緊於心上用功。涵養吾心之天理。克治吾心之人欲。用功既深。心與理浹。然後念上之忿慾易制。事上之忿慾亦易防。此本原易簡之法也。不此之求。而強制禁遏於意念事爲之際。吾恐用力多而成功少。期其

掃除而收廓清之效也。烏可得乎。

聖學根於所性。雖不從禍福起。因而亦未嘗外於禍福。禍福者善惡之徵。善惡者禍福之招。自然之感應也。聖賢處禍福。與常人同。而認禍福。與常人異。常人以富壽爲福。以貧夭爲禍。以生爲福。以死爲禍。聖賢惟反諸一念。以爲吉凶。念苟善。雖顏之貧夭。仁人之殺身。亦謂之福。念苟惡。雖蹠之富壽。小人之全生。亦謂之禍。非可以目前禍福論也。

曾瑋謹案禍福倚伏之理。天道也。聖賢不以禍福

而移其性情亦未嘗不以禍福而謹其念慮。蓋知禍福之徵，卽善惡所招感應自然捷於影響也。是故聖賢之所以異於常人者，以反諸一念之善惡爲吉凶，而不以常人之禍福爲禍福也。顏之貧，天賦之富壽，仁人之殺身，小人之全生，孰爲禍，孰爲福，孰爲得，孰爲失，常人每誤認之。惟聖賢能明辨之，豈可以目前之禍福而論其得失乎？要之天道至公，福善禍淫是其常理，而間有不然，則亦理之偶乖。及觀其究竟，古今來善之獲福常多，而惡之

獲禍豈少也哉

吳大澂曰。意中之禍。聖賢不敢望也。非因求福而爲善也。意中之禍。聖賢所深戒也。蓋將借禍以懲惡也。意外之禍。聖賢所大懼也。恐我之無以當之也。意外之禍。聖賢所順受也。恐我之有以感之也。聖賢之教人。因福以勸善。因禍以警惡。聖賢之自處。防禍之意多。獲福之意少。

來瞿塘先生

知德字矣鮮
四川梁山人

先生於親歿後廬墓六年。以親不獲祿養。終其身麻衣蔬食。潛居山中。讀易三十年。大有妙悟。所注周易行於世。

凡處不要緊之人。與不要緊之事。不可狎侮。忽略通。

要謹慎細密。就是聖人不泄邇工夫。吉凶悔吝都在此生。

曾瑋謹案。處人處事。豈可以其無足重輕而有玩狎慢侮之心。輕忽簡略之意乎。要當出以謹始慎終。精細周密。而後無患。蓋人不在微事。不在小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是以武王之聖。且有不泄邇工夫。正於人之所易忽。而不敢忽耳。吉凶悔吝。生乎動動之象。吉一而已。君子是以思患而豫防之歟。

世間千條萬緒。消不得我一箇理字。千思萬想。消不得我一箇數字。千橫萬逆。消不得我一箇忍字。

曾瑋謹案事物之分殊也。要必歸於一本。故物來順應。只消一理字。而千條萬緒。有以貫而通之。此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之道也。妄念之無益也。要必安於前定。故藏往知來。只消一數字。而千思萬想。有以靜而息之。此樂天知命之道也。遭遇之無常也。要必期於自反。故犯而不校。只消一忍字。而千橫萬逆。有以順而受之。此反身修德。懲忿窒慾之

道也。

呂新吾先生

坤字叔簡河南甯陵人

新吾之學以窮理盡性爲主。所著呻吟語於省察克治修己治人之要。皆從人情物理中推勘而出。洵爲後學準繩。

世間事無鉅細。都有古人畱下得法程。纔行一事。便思古人處這般事如何。纔處一人。便思古人處這般人如何。至於起居言動語默。無不如此。久則與古人稽而動與道合矣。其要只在存心。其工夫又在誦詩

讀書時便想曰此可以爲我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卽應不待思索矣

曾瑋謹案古先聖人立言垂教於天下之故巨細精粗無所不備是已畱得法程學者可一一遵守矣故行一事當思古人如何處一人當思古人如何而後行之處之卽尋常起居言動語默無不皆然積而久之自然與道合一謂非古人爲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乎此蓋有存心之要焉有誦詩讀書之工夫焉朱子曰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

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蓋簡策之言皆足以證吾之是非得失。當思何者可爲矜式之資。何者可爲藥石之助。所謂以我觀書處處得益者也。至於應事接物之時以體驗之眞爲踐履之實。自然推行盡利。觸處皆通。有不假於思索者矣。

讀書能使人寡過。不獨理明。此心日與道俱。邪念自不得而乘之。

曾瑋謹案天理人欲不兩立。此勝則彼退。故理明。

卽欲寡欲愈寡卽理愈明。所以讀書者不獨明理。且能使人寡過也。然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心。何者爲寡過之方。何者爲明理之要求。其與聖賢之相似者。勉其與聖賢之不相似者。則能心與理一。而行著習察之間。無不合乎聖賢之道矣。道積於厥躬。而心地瑩澈清明。自然所發皆無私曲。安有邪念之乘乎。

當急遽冗雜時。只不動火。則神有餘而不勞。事從容而就理。一動火。種種都不濟。

曾瑋謹案人當匆忙迫切之時往往心不能主氣
質用事則易於動火古人以心配火者大抵氣之
炎上皆由於心易曰屬薰心言不安之勢薰燥其
中也心能涵養則火安其宅神可不勞而充足有
餘事可就理而從容中道矣若一動其心則有如
焚之象種種乖謬於事豈能有濟乎

自家好處揜藏幾分這是涵蓄以養量別人不好處
要揜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德

曾瑋謹案君子不誇己之能謂終身行善而一言

可以敗之也。若誇己之能，則其餘之不能可知。何量之淺隘耶？能揜藏幾分，此便是涵蓄之功。而深沈者，所以養其量矣。君子無顯人之過，謂雖有百非，而一善可以蓋之也。若顯人之過，則其薄責於己可知。何德之涼薄耶？能揜藏幾分，此便是渾厚之道。而和平者，所以養其德矣。

甯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曾瑋謹案事理未得徐而思之事理既得徐而處之何鹵莽之有焉已有一善視若無之人有一不善視若無之何怨尤之有焉此四者釋躁平矜之至要也至於富貴易淫貧賤易移死生易惑常變易撓一切置諸度外而無事安排則又爲養心之至要也

人生氣質都有箇好處都有不好處學問之道無他只是培養那自家好處抹止那自家不好處便了曾瑋謹案氣有清濁質有厚薄人苟稟氣極清稟

質極厚則有好處無不好處。是上知也。人苟稟氣極濁。稟質極薄。則有不好處無好處。是下愚也。然而天下之人。中人居多。或氣清而質薄。或質厚而氣濁。是以都有好處。都有不好處。所貴乎學問者。爲能培養其好處。揅止其不好處也。有培養之功。則暢茂條達。而好處不至牴牾矣。有揅止之功。則補偏去弊。而不好處可以洗濯矣。於是清者不失之薄。厚者不失之濁。變化氣質之功。豈淺鮮哉。

吳大澂曰。此言好處不好處。皆就氣質而言也。所謂不好處。與好處往往相似。最易誤會。如剛直是。

好處。忿戾是。不好處。和順是。好處。優柔是。不好處。渾厚之與模稜。精明之與苛刻。寬大之與豪放。儉約之與吝嗇。各有相似之處。辨其相似。去其所偏。則人人皆歸於中道。所謂變化氣質也。

心要常操。身要常勞。心愈操愈精明。身愈勞愈強健。但自不可過耳。

曾瑋謹案。心者。不可使之冥漠而無用也。聖賢之窮理格物。考古驗今。莫非由探索而得。所以心要常操。操之而思慮愈熟。無障蔽之生。於是乎虛靈澄澈。愈操而愈覺其精明也。身者。不可使之安肆而自佚也。古人之遺大投艱。任重致遠。莫非由勤。

苦而成。所以身要常勞。勞之而習慣自然。無倦怠之意。於是乎膚革充盈。愈勞而愈形其強健也。然操勞太過。心轉有窒塞紛亂之時。身亦有勉強竭蹶之處。此又當受之以節。而不可反受其損者耳。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這工夫便密了。

曾瑋謹案言動之慎。不難在尊敬威嚴之地。而難在親嬉玩易之間。人能於妻子僕隸而亦無言動之失。則其戒謹恐懼者。無須臾之疎忽可知矣。身

心之檢。不難於大庭廣眾之中。而難於日用尋常之際。人能於食息起居。而亦無身心之過。則其省察克治者。無頃刻之間斷可知矣。工夫如是。可謂密矣。

心術以光明篤實爲第一。容貌以正大老成爲第一。言語以簡重真切爲第一。

曾瑋謹案。心術無私曲。則容貌自無輕惰。言語自無躁妄。二者根心而出。不然則僞而已。

喜來時一檢點。怒來時一檢點。怠惰時一檢點。放肆

時一檢點。此是省察大條款。人到此多想不起。顧不得。一錯了便悔不及。若養得定了。便發而中節。無用此矣。

曾瑋謹案。此言省察之要也。人當喜氣方甚時。未有不動心者。一加檢點。而心氣俱收斂矣。怒氣方甚時。亦未有不動心者。一加檢點。而心氣自和平矣。怠惰時。未有不委靡其精神者。一加檢點。而精神爲之振作矣。放肆時。未有不傲慢其志氣者。一加檢點。而志氣爲之攝持矣。凡此條款。皆省察之

大端也。往往於此。不暇置想。不暇顧慮。必有失錯。雖悔何及乎。是以學者動而有省察之力。必靜而先有涵養之功。涵養之功深。而心定氣定。精神志氣亦定。自然發而中節。有無待於檢點者矣。然涵養一日不到。卽省察又何能一日無也。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行止語默。是禍福關。勤惰儉奢。是成敗關。飲食男女。是生死關。

曾瑋謹案。仁厚存心者。其量寬以舒。壽之徵也。刻薄存心者。其氣迫而蹙。夭之徵也。故曰修短關也。

行止得其時。語默得其道。君子修之吉焉。行止失其時。語默失其道。小人悖之凶焉。故曰禍福關也。勤則成功。儉則成德。有不匱之道焉。惰則敗度。奢則敗禮。有不遜之咎焉。故曰成敗關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制節謹度。有保身之益焉。徇情肆欲。有忘生之害焉。故曰生死關也。

觀操守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飢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鎮定在震驚時。

曾瑋謹案當利害時。易於謀私而難於順理。至此

而心志不移者。可以觀其操守之貞固矣。當飢疲時。易於委靡而難於振作。至此而形容不餒者。可以觀其精力之充完矣。當喜怒時。易於偏倚而難於中和。至此而顏色不形者。可以觀其度量之深沈矣。當紛華時。易於歆羨而難於澹泊。至此而念慮不惑者。可以觀其存養之邃密矣。當震驚時。易於恐懼而難於安靜。至此而神明不亂者。可以觀其鎮定之餘裕矣。

吳大澂曰。凡事打不過處。足以驗學力之虛實。涵養之淺深。有幾分工夫。卽有幾分效驗。無可強制。

無可閉藏。觀人者以此知人。自觀者以此自勵。

某應酬時有一大病痛。每於事前疎忽。事後點檢。點檢後輒悔吝。閒時慵懶。忙時迫急。迫急後輒差錯。或曰。此失先後著耳。肯把點檢心放在事前。省得點檢。又省得悔吝。肯把迫急心放在閒時。省得差錯。又省得牽挂。

曾瑋謹案此言與其點檢於事後。不如點檢於事前。既無疎忽。且省悔吝也。與其急迫於忙時。不如急迫於閒時。既無慵懶。便無差錯。且省牽挂也。凡

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知其病痛而治之。所爭在先。後之間。先則得之。後則失也。應酬之事。特其顯焉者耳。

責人到閉口捲舌。面赤背汗時。猶刺刺不已。豈不快心。然淺隘刻薄甚矣。故君子攻人不得過七分。須含蓄以養人之愧。令其自新則可。

曾瑋謹案。小人之責人也。重以周尋瑕摘隙。使之無地自容。而以爲快心。何量之淺隘。而行之刻薄耶。其損己之德而無益於人可知矣。是故君子不

得已而攻人。若有分量。而不敢過焉。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也。如是。則有含蓄。而可以全人之廉恥。人亦自愧而自新。其言之無罪。而聞之足戒。可知矣。

余少時。曾洩當密之語。先君責之。對曰。已戒聞者。使勿洩矣。先君曰。子不能必子之口。而能必人之口乎。且戒人與戒己孰難。小子慎之。

曾瑋謹案。先文恭公嘗手書此一則爲訓。曾瑋少時。每有此失。正坐不能深沈含蓄之故。當時輕

易其言。後雖悔之。駟不及舌矣。近見軍旅大政。未嘗不密之。又密。然往往中外傳觀。大抵洩之一人。初未嘗不丁甯相戒。而其後亦視爲具文。轉轉宣白。所謂戒人而不戒己者也。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君子慎密而不出。旨哉言乎。

舉世囂囂競競。不得相安。只是抵死沒自家不是耳。若止把自家不是都認。再替別人認一分。便是清甯世界。兩忘言矣。

曾瑋謹案。舉世間每有囂陵爭競之端。欲彼此相

安而不得其故何哉。由於自以爲是。而以他人爲非耳。不知人各自是。孰肯自認其非。無怪乎勞勞攘攘矣。若於自家不是。自認十分。再於人之不是。替認一分。則相讓而不爭。人亦相感而自化。所謂天清地甯之境。可以彼此忘言者也。

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長進。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吾身只是過多。更有長進。

曾瑋謹案此與朱子須是在己見得欠闕一則可以參觀。蓋看得在己未必皆是。則責己者嚴。在人

未必皆非。則責人者恕。自昭明德。晉之所以進也。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則擇善者明。吾身只是過多。則遷善者速。居德善俗。漸之所以進也。

胸中只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生最苦處。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斷割耳。

曾瑋謹案。胸中一戀字。總是私欲。最爲心累。只須擺脫得去。便覺十分爽淨。十分自在矣。要知此心本無凝滯。何物可以畱戀。但有主宰於中。自無貪著於外。若使沾泥帶水。豈非人生最苦之境乎。然

明明知得病根。而又擺脫不去。如絲之纏繞。繩之繫縛。滅於東而生於西。失於此而起於彼。正坐不能斷制而裁割耳。是以君子有居敬之學。而又必有集義之功也。

擔當處。都要箇白強不息之心。受用處。都要箇有餘不盡之意。

曾瑋謹案。名教綱常之事。皆吾人擔當處也。蓋是天下之公。故必有堅剛之志。而後能成始。有久長之計。而後能圖終。要不可無白強不息之心也。從

容順適之境。皆吾人受用處也。蓋是一身之私。故必有持盈之戒。而後能致亨。有保泰之思。而後能養福。要不可無有餘不盡之意也。

直友難得。而吾又拒以諱過之聲色。佞人不少。而吾又接以喜諛之意態。嗚呼。欲不日入於惡也難矣。

曾瑋謹案。惡直者必無直友。以其善於拒也。喜佞者必多佞友。以其巧於接也。要知直友本自難得。求之惟恐不來。而乃以怫然之聲色絕之。是其於過也必諱矣。孰肯觸其所忌而進以逆耳之言哉。

佞人本自不少。遠之惟恐不去。而乃以欣然之意態迎之。是其於諛也必喜矣。孰不投其所好而貢其脅肩之狀哉。嗚呼。惡直而好佞。惡也。諱過而喜諛。亦惡也。日入於惡而惡愈多。苦於不自知耳。

精明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裏作用。古人得禍。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今之人惟恐精明不至。乃所以爲患也。

曾瑋謹案。大智若愚。寓精明於渾厚之中。非不要十分精明也。但察理審情。不得不精明。而存心處。

事不得不渾厚耳。若以精明得禍。則吉凶悔吝之機。尙未能十分參透。安得謂精明乎。實天下之至愚者也。古人得禍。大抵如斯。而精明者尙不覺悟。何哉。

心平氣和。而有強毅不可奪之力。秉公持正。而有圓通不可拘之權。可以語人品矣。

一曾瑋謹案。涵容有餘者。或失之異懦。所難者剛強果毅之力耳。若心平氣和。而又有臨事之擔當。堅卓而不可奪。則其涵容者。非異懦之謂矣。端方自

守者或失之固執。所難者圓融通達之權耳。若秉公持正。而又有隨時之運用。變化而不可拘。則其剛方者。非固執之謂矣。人品至此。庶乎其可也。

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羣行羣止看識見。

曾瑋謹案處艱大之事。膽大心細。智圓行方。不動聲色。而措置裕如。可以觀擔當矣。居順逆之境。怡然理順。渙然冰釋。無所休戚。而怡適有餘。可以觀襟度矣。當一時之喜怒。物來順應。躁釋矜平。非由

矯強而鎮靜自然可以觀涵養矣。與眾人行止和而不同。羣而不黨。自有操守。而卓然不惑。可以觀識見矣。

吳大澂曰。四者不可強制。非學養兼深。識力俱定者。不足以處此。

忍激二字是禍福關。

曾瑋謹案。天下有不當忍者。不共戴天之讎是也。天下有不可不激者。體道爲學之志氣是也。此可不問禍福者也。其餘無不當忍。無可激者矣。忍激二字實一字耳。不忍則激。忍則不激也。小不忍則

亂大謀必有忍其乃有濟隨事容忍正所以遠禍也遇事忿激非所以求福也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蓋由是而分途矣

凡有橫逆來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卽思所以處之之法不可便動氣兩箇動氣一對小人一般受禍

曾瑋謹案君子之遇橫逆必自省於身或者有以取之乎何以不侵他人而侵我乎所謂三自反也思之而不得其故則必有處之之法所謂敬之終吉所謂犯而不校也若彼以盛氣來侵我亦以盛

氣報之。此小人之常情。豈有君子而出此者哉。天下未有以橫逆加人而不受禍者。其氣有以召之也。同一動氣。則同一小人。其受禍也宜亦同矣。

吳大澂曰。先生嘗謂兩君子無爭。相讓故也。一君子一小人相爭。有容故也。然則相爭者兩小人也。下語何等痛快。宜可喚醒一切消釋一切。

兩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只回頭認自家一句錯。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脣不止。只溫語稱人一句是。便是無限寬舒。

曾瑋謹案。自認一句錯。稱人一句是。省得爭此間。

氣何等受用。何等寬舒。若必欲相非。則侵陵攻訐。無所不至。或有破家亡身之禍。必欲自是。則較短論長。不肯相下。或有反面稽脣之辱。所謂一對小人耳。讀書養氣之君子。必不如是也。

把矜心要去得毫髮都盡。只有些須意念之萌。面上便帶著聖賢志大心虛。只見得事事不如人。只見得人人皆可取。矜念安從生。此念不忘。只一善便自足。淺中狹量之鄙夫耳。

曾瑋謹案。矜字罪過最大。克治最難。必使心中去。

得淨盡。無毫髮之留。先儒於此。亦狠用工夫也。若
意念中有些須萌動。面上便遮蓋不得。趾高氣揚。
有流露於不覺者矣。從古聖賢。自然不矜者。志大
心虛耳。志大則見得事事有未盡之責。而常覺其
不如人。心虛則見得人人有可取之處。而常覺其
勝於己。矜之一念。何自而生乎。若偶有一善而念
念不忘焉。則其自足於此。而其餘不復有善可知。
中藏既淺。器量亦狹。終不免爲鄙夫而已。

世間事各有恰好處。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

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小事多忽忽小則失大易事多忽忽易則失難存心君子自得之體驗中耳

曾瑋謹案天下之事各有適中之分量未有不得於慎而失於忽者其得失之分數亦適相當所謂得全全昌失全全亡也無小大無敢慢則不忽於小而失於大矣思其艱以圖其易則不忽於易而失於難矣君子之存心戒謹恐懼故能事事就理事事適中蓋其體驗於此而有以得其要耳

恆言平穩二字極可玩蓋天下之事惟平則穩行險

亦有得的。終是不穩。故君子居易。

曾瑋謹案。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是故人有恒言。皆曰平穩。平穩者。居易之謂也。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有蕩平正直之道焉。惟其能平。所以能穩也。若夫小人之行險。未始不有所得。然患得患失。無所不至。有崎嶇反側之境焉。惟其不平。終於不穩矣。平穩二字。最可玩索而思其義。天下之事。不出乎此。

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從此

二字做出。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詳審。養奮發於凝定之中耳。

曾瑋謹案天下之事。處之不難。惟有安詳二字而已。或以安詳爲遲緩之意。因疑於兵事非宜。不知兵雖貴於神速。亦必好整以暇。好謀而成。始無剽忽輕疾之失。要非安詳不可也。然則安詳豈遲緩之謂乎。所以凡事從容詳審。則安閒而精當。其臨時之奮發有爲者。皆其平時之凝靜鎮定。養之有素者也。安詳二字之義。從可識矣。

心要如天平。稱物時。物忙而衡不忙。物去時。卽懸空在此。只恁靜虛中正。何等自在。

曾瑋謹案此形容心之體用。要如天平也。因物付物。故稱物而衡不忙。言其靜而定也。過而不畱。故物去時卽懸空。言其虛而受也。權而得中。故在彼者無輕重之差。言其中而有準也。居之以正。故在此者無偏倚之失。言其正而有則也。靜虛中正。則隨分而應。用之不窮。其從容自在之妙可知矣。易曰。衰多益寡。稱物平施。程子曰。擴然大公。物來順。

應皆此旨也。

當可怨可怒可辨可訴可喜可愕之際。其氣甚平。這是多大涵養。

曾瑋謹案。可怨可怒者。以蘊藉出之。可辨可訴者。以從容道之。可喜可愕者。以尋常視之。非不怨不怒。不辨不訴。不喜不愕也。但覺得心氣和平。處之泰然。其得力於涵養者深矣。

殃咎之來。未有不始於快心者。故君子得意而憂。逢喜而懼。

曾瑋謹案快心之事順境也。人能於逆境動心忍性。往往於順境而忽諸。不知殃咎之來。不在逆境而始於順境。消息盈虛之理也。蓋禍莫危於盛滿。天地間萬事萬物。未有盛滿而不衰者。程子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是故君子得意而憂。逢喜而懼。一憂一懼。而持盈保泰之思。與修德行善之心。卽此而存。所以維持順境。而不至於喪敗者耳。

吳大澂曰。說一快心話。作一快心事。處一快心境。種種皆是禍根。木之有蠹。不生於葉落之候。而生

於葉盛之時。禍福之倚伏。與陰陽之消長。其理一也。

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此是千古嚴師。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此是千古嚴刑。

曾瑋謹案。爾室者。獨居之地也。屋漏者。西北隅也。言無人之處。猶不愧之所。當敬畏也。蓋人惟不知敬畏。故心常安肆。而入於邪欲。於無人之處。而亦若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慄然一堂之督責。則自無邪欲之萌。此大雅一篇之旨。可爲千古之嚴師矣。十目者。無形之鑒視。十手者。無形之指摘也。言幽

獨之中。不可不慎。所當恐懼也。蓋人惟無所恐懼。故心常放蕩。而陷於非幾。於幽獨之中。而亦若刀鋸在前。斧鉞在後。森然三尺之糾繩。則何有非幾之貢。此大學一章之要。可爲千古之嚴刑矣。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曾瑋謹案。大其心。則百物皆通。而無病。故能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則樂取諸人。以爲善。故能受天下之善。平其心。則是非明。而無偏私。故能論天下之

事。潛其心。則體察精而無昏蔽。故能觀天下之理。定其心。則鎮靜久而無紛紜。故能應天下之變。

世人喜言無好人。此孟浪語也。今且不須擇人。只於市井稠人中。聚百人。而各取其所長。人必有一善。集百人之善。可以爲賢人。人必有一見。集百人之見。可以決大計。恐我於百人中。未必人人高出之也。而安可忽匹夫匹婦哉。

曾諱謹案。世人輕量天下。常言無好人。此直是孟浪語耳。今欲擇一完人。原非易易。姑勿論其賢否。

但就市井里邑之間。稠人廣眾之中。聚百人焉。棄其所短而取其所長。則一人各有一善。集百人之美德。兼而有之。而可以爲賢人矣。所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也。一人各有一見。集百人之心思。善者從之。而可以決大計矣。所謂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也。然則反而自思。我於百人之中。安能人人高出一籌。有我所能及之處。卽有我所不及之處。雖匹夫匹婦之知能。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而可輕量之乎。

爲宇宙完人甚難。自初生以至屬纊。徹頭徹尾。無些子破綻尤難。恐亘古以來。不多幾人。其餘都是半截人。前面破綻。後來修補。比至終年晚歲。纔得乾淨。成就了一箇好人。還天付本來面目。今人有過。便甘自棄。以爲不可復入聖人境域。不知盜賊也許改惡從善。何害其爲有過哉。只看歸宿處成箇甚人。以前都饒得過。

曾瑋謹案。天地古今之完人。不可多得。自始至終。無些須破綻者。能有幾人。其餘卽有破綻。亦可潔。

己自修。苟至終年晚歲。不失本來面目。卽不失爲
好人。所謂蓋棺論定也。今人甘於自棄。以爲既有
過惡。便無望於入聖之途。於是肆無忌憚。終其身
爲小人而已。良可惜也。不知聖人教人。既往不咎。
卽盜賊亦未嘗不許自新。況人非聖人。誰能無過。
過而不改。是爲過矣。但能改惡而遷善焉。則雖有
過。庸何傷乎。大抵觀人者。必覩其歸宿之處。苟究
竟有所成就。斯不爲君子之所棄矣。人當爭自濯
磨。勿以前愆爲不可贖。而甘於自棄也。

聽言觀行。是取人之道。樂其言而不問其人。是取善之道。今人惡聞善言。便訑訑曰。彼能言而行不逮。言何足取。是弗思也。吾之聽言也。爲其言之有益於我耳。苟益於我。人之賢否奚問焉。衣敝臬者。市文繡。食糟糠者。市梁肉。將以人棄之乎。

曾瑋謹案。取善之道。與取人之道不同。取人者。必聽其言而觀其行。取善者。樂其言而可不問其人也。今人祇知責人。而不知取善。及其聞一善言。則有訑訑之聲音。拒之曰。彼雖能言。其行不足稱也。

豈非惡聞善言哉。夫亦不思故耳。要知吾之聽言者。爲人乎。爲我乎。苟其爲我。則但當求其言之有益於我。所謂不以人廢言也。人之賢否。與我何與乎。譬諸文繡梁肉。我所欲也。必不問其市之者。衣敝臬而食糟糠也。苟以其人而廢其言。又何異以敝臬糟糠而棄其文繡梁肉哉。

毀我之言可聞。毀我之人不必問也。使我有此事也耶。彼雖不言。必有言之者。我聞而改之。是又得一不受業之師也。使我無此事也耶。我雖不辨。必有辨之

者。若聞而怒之。是又多一不受言之過也。

曾瑋謹案。君子切於自脩。樂於聞過。故毀言可聞。而不問毀者之姓名也。使所毀之事而果有也。則不能禁人之不言。言者無論彼此。皆足以爲遷善之資。是攻吾之過。正以補吾之過。不必北面而事之。而所益於我者。卽此一事而有餘矣。所毀之事而果無也。則何取乎我之一辨。久之自有公論。豈可遽有忿懣之辭。若惡人之言。必不受人之言。雖非文飾而拒之。而所損於我者。卽此一端而可見。

矣。

閨門之事可傳。而後知君子之家法矣。近習之人起敬。而後知君子之身法矣。其作用處。只是無不敬。曾瑋謹案。刑于之化。肇自閨門。故尋常瑣屑之事。傳爲美談。而君子修身齊家之道可知。觀感之端。始於近習。故僮僕使令之人。肅然起敬。而君子整躬率物之方可知。此非別有作用處也。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而已矣。

與小人處。一分計較不得。須要放寬一步。

曾瑋謹案君子之與小人。原不能同流合汙。然既
與共事。亦當有善處之道。顧大局者。小節不必與
較。嚴大防者。小事不必與計。所謂計較者。或意見
之私。或門戶之分。或一言之不合。或一事之偶乖。
與利害得失。無甚關係者。皆須放寬一步。小不忍
則亂大謀。自古小人之禍。激之使變者。君子亦不
得辭其咎也。苟能以大度容之。以恕道處之。以誠
心推之。所謂待小人不惡而嚴。則小人亦相安於
無事矣。

接人要和中。有介。處事要精。中有果。認理要正。中有通。

曾瑋謹案。謙和之中。而出以耿介。則人不敢干。以私。所謂智圓行方。接人之要也。精詳之中。而矢以果決。則事不致誤於緩。所謂小心大力。處事之要也。正大之中。而觀其會通。則理不致涉於障。所謂通變達權。認理之要也。

世閒無一處無拂意事。無一日無拂意事。惟度量寬宏。有受用處。彼局量褊淺者。空自懊恨耳。

曾瑋謹案人世拂意之事。無處無之。無日無之。惟
度量寬宏者。能不爲境遇所累。是以返躬多受用
之處。拂意之來。正如一葉之於滄海。而安有不洗
滌者乎。彼局量褊淺者。每易爲得失所動。是以舉
目皆懊恨之端。拂意之至。正如輕舟之逐驚濤。而
安有不顛覆者乎。

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

曾瑋謹案恕字學問。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猶
在自己一面著想。而推己及人也。然人人各有一

見未必盡同。能設身處地而替想之。則全乎忘己。而能以欲從人。爲人謀者忠矣。忠則可以賅恕。忠恕違道不遠。此所以爲第一等學問也。

水激逆流。火激橫發。人激亂作。君子慎其所以激者。愧之則小人可使爲君子。激之則君子可使爲小人。曾瑋謹案。水之性就下。而逆流者非水之性也。火之性炎上。而橫發者非火之性也。人之性本善。而亂作者非人之性也。是皆有以激之也。激之則反其本然之性。是以君子必當慎之。不觀小人乎。愧

厲而變化之。則可進而爲君子。激之而使之善也。
不觀君子乎。矯激而拂亂之。則可流而爲小人。激
之而使之不善也。慎之者。能不爲激所動。而不予
以激之之權而已。